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梅溪集奏議一

宋 王十朋 撰

輪對劄子三首

臣一介小臣不識忌諱不知朝廷事體愛君憂國出於天性妄懷嫠不恤緯之心竊聞道路洶洶咸謂敵情叵測有南下牧馬巢穴汴都窺伺江淮之意廟堂之上帷幄之臣必有料敵制勝之策臣不可得而知然議者以謂邊奏有警則羣臣失色相顧傳聞稍息則恬然便以

為安且謂敵有內難勢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敵之有難其謀國之術亦疎且殆矣自建炎至今敵未嘗不內相殘賊也然一主斃一主出其勢愈熾曷嘗為中國利哉要在所以自備者如何爾我有先備敵雖强而不足憂我苟無備敵雖有難幸之何益彼或不以有難為畏乘我稍怠長驅而來其將何以禦之耶臣謂今日禦敵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乎人望蓋知人之術自古所難蕭何不生孰人識韓信於未知名之

日孟軻復出亦必取士於國人皆曰賢晉悼公以民譽而用六卿遂成復霸之業東晉以人心而起謝安遂成破敵之計國家寶元慶歷間西夏叛命仁宗以經畧安撫之任付之韓琦范仲淹二人雅有時望軍中有一韓一范西賊破膽之謡兵不大用而元昊臣服皇祐中用文彦博富弼為相朝士相賀仁宗曰古之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元祐初相司馬光遼人夏人相戒曰中國相司馬矣謹無生事人望之

能服人如此令若内若外士夫軍民口無異辭咸謂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為之用可為大帥者令乃投閑置散無地自效或老於藩郡以泯沒其材内為讒邪之所媢忌外為邊人之所竊笑天下輿情憤悶抑欝臣願陛下斷然為社稷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以寢敵人之謀可以圖恢復之大計陛下縱未大用之亦宜付以江淮重任使自當一面為國長城亦可無西顧憂矣

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尤為宰相吕夷簡所惡斥逐於外及西方用兵仁宗思用仲淹夷簡薦之亦力仲淹果能成功夷簡不失為賢相陛下當以仁宗之心為心大臣當以夷簡之事為法相與任用天下之賢才以為排難解紛計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其次有舊宰執侍從及嘗言事之臣名節素著者或守遠藩或食祠禄或已休致或在謫籍並宜起廢置諸朝列其聲名風采亦足以聳動一時謀謨措畫必有大過人者諸將有以

驍勇善戰稱者悉宜列置分布於荆襄江淮間以為爪牙藩屏用賈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之法以駕馭之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任使矣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國有人焉難當自消臣以為禦戎之策莫大於此

右一

臣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者蓋人主攬權之術得之於此失之於彼者又人主攬權之弊臣請借唐以論唐自高宗中宗以來權移房闥明皇親平内難懲孽后驕主

之禍挐大柄而掌握之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承平既久怠於聽斷内則移於奸臣外則移於藩將是又失之於彼也肅宗再造王室代宗平亂守文而權稍歸朝廷亦可謂能收之於此矣然君臣苟安瓜分土壤以授叛將繼以德宗之姑息自是而後權歸藩鎮矣是又失之於彼也憲宗剛明果斷削平僭叛而權復歸朝廷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晚節任用非人禍生所忽自是而後權歸閹寺矣是又失之於彼也陛下比懲大臣之盜權收還

威福之柄朝廷清明皆謂陛下為不世出之英主邇者衆口籍籍謂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秦檜死百秦檜生也其間宬甚者如三衙管軍輩與北司深文固結盜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不可制遏昔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為終始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為表裏今禍胎於内而亂形於外臣竊為陛下憂之夫權之大者莫如名器與財與兵今以管軍而位居三公是盜名器之極矣古之時無有也祖宗之時無有

也又天下之利源財路皆入其門掊克聚斂不知紀極
國用日蹙而私室愈富三家擅魯田氏擅齊殆不過此
且身總禁旅久而不代陰結諸將以為之黨深忌元功
宿將之功名者不容其進自恃兵柄在手有輕視朝廷
心夫樞密者號本兵之地號令節制天下之諸將者也
今殿廷立班管軍傲然居前樞密甘心其後而不自以
為恥事勢倒置如此不奉行其意旨者幾希其能節制
號令之耶又其子弟親戚咸溢清要之職臺諫有論列

之者朝廷必委曲庇護俾其言卒不得行昔唐大將管
崇嗣背闕語哄李勉劾其不恭肅宗謂吾有勉乃知朝
廷之尊李祐有入蔡縛吳元濟之功違詔進馬温造正
衙抨劾祐自謂膽落於温御史令臺諫言及侍從大臣
隨即罷斥而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其何以為國耶
不獨此也至若清資横加於噌伍高爵濫及於醫門諸
軍置承受福威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置邏卒旁午
察事甚於周之監謗内外將帥剥下賂上結怨於三軍

道路之間捕人為卒結怨於百姓皆非治世事也陛下自總攬以來聖政不可勝紀如前日竄逐猾閹天下尤服陛下之英斷惟此數事臣所謂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可不深懲而痛革之耶臣願陛下慨然發憤斷自宸衷杜邪枉之門塞僥倖之路鑒漢唐之禍而斥近習懲齊魯之患而抑强臣不惟尊嚴朝廷亦所以保全此類不然臣恐太阿倒持日甚一日天下之憂不特在邊境而已此臣所以不避斧鉞之誅為陛下痛哭流涕言之也

右二

臣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自古人君未嘗不以得民心固邦本為急而尤欲撫綏固結之於動揺疑貳之時我國家有天下二百年矣中遭戹運而宗社復興者良繇四海民心戴宋惟舊陛下即位于今三紀深仁厚澤尤著在天下之心然邇年以來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為國歛怨民心稍離一曰不宣詔條二曰不卹刑獄三曰不先撫字何謂不宣詔條臣伏覩比年寛卹之詔屢下然

而實惠未孚于民皆繇州縣不能奉行之敝昔人謂徒
掛墻壁令則初未嘗掛凡遇詔下事有便於民而不便
於吏者或宣畢而遂匿或略掛而遽收故上雖有良法
美意下不得而知者多矣況欲被其澤耶何謂不卹刑
獄臣伏覩陛下慎刑卹獄之意雖堯舜成湯亡以加然
措刑之效未逮於古者蓋由師帥之任鮮或循良昧者
以胥吏為耳目怠者以胥吏為精神貪者以胥吏為鷹
犬案牘滿前漫不加省獄情出入動由此曹故富民納

賂以買直貧者不能自伸强者刼持以求勝弱者不能自免所望以直其寃者監司也今監司按部動以胥吏數十自隨所至州縣唯務誅求茍滿其欲則獄事一切不問而望其有所平反可乎何謂不先撫字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為民要當以撫字為先催科次之昔之循吏勞心撫字而民皆樂輸不待催科而常賦自登夫催科自有常法豈在先期而取辦官以未及期為辦事民當未及期而被虐故常賦未入於官府而横費已歸於蠹

吏矣悍吏持尺牒走鄉閭噭呼隳突雞犬不寧而欲民安其業可乎臣又聞邇者邊奏稍警所在以防秋為名拘集舟船團結保伍措置無術州縣騷然至有鬻田宅以充糧草之賦殺耕牛以供觔角之輸斬山林以為兵器撤室廬以營寨柵吏緣為姦民情大擾苟不有以安恤之切恐民逃其上散為盜賊矣況今强梁外侮國威不振人心搖動正宜撫綏固結時也臣願陛下推溥博之仁下惻怛之詔勤卹民隱動之以誠官吏有害民者

必罰無赦仍命宰相慎擇諸道監司以寄休戚以宣明詔條慎恤刑獄撫字黎元為先務如是則四方萬姓罔不感泣人心既悅寧患天意之不我助耶臣以謂固本以寧邦者莫大乎此

右三

上殿劄子三首壬午十月

臣聞舜受堯之天下序書者美之曰重華協于帝武王繼文王而有天下記禮者美之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

之事說者謂堯之所爲如是而舜亦如是故謂之協帝

文王之所爲如是而武王亦如是故謂之繼述臣嘗考

其行事乃不然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者天下謂之才子

堯不能用至舜乃舉而用之號十六相有共工驩兜伯

鯀三苗者天下謂之四凶並在堯朝堯不能去至舜乃

流放竄殛之而天下咸服文王在商之末三分天下有

其二而終身執臣禮以事紂至武王嗣位之初乃會八

百諸侯興仁義之師以伐之天下遂一統于周舜之所

以恊堯武王之所以繼文者如斯而已矣昌嘗泥其行事之迹哉此堯所以得知人之名而武王爲達孝也與恭惟太上皇帝至仁至聖内不謀之宫外不謀之卿士斷自宸衷以天下大器付之陛下世皆以堯舜擬之臣獨謂堯舜之遜固美矣然出於耄期倦勤豈若太上皇春秋猶盛而遽爲是曠世絶無之舉哉真可謂賢於堯舜遠矣陛下思所以仰副太上皇之付託者當如何令社稷之大安危生民之大休戚人才之大進退朝廷之

大刑賞非有所矯拂更張則無以慰天下之望必矯拂而更張之則必有以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之說而惑聖聽者陛下於此有若難處者焉臣謂太上皇之與陛下可謂父堯而子舜矣以聖繼聖推誠無間豈區區形迹之所可拘臣下常情之所能測哉太上皇既以不疑而待陛下陛下亦宜以不疑而報太上皇三紀聖政可遵而行之者非一也至若因時救弊有所矯拂有所更張宜若舜之所以協堯武王之所以繼文者斷然行之

以彰太上皇知子之明以盡陛下繼述之道毋若魯陪臣孟莊子之孝而已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右一

臣聞國猶身也强國與身者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知其人之壽夭識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古帝王圖治天下雖謀之以智辦之以才必以氣為之主然後大業乃濟劉項之爭雄也項自謂力拔山氣蓋世非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蓋以氣

夫百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亡者氣何在哉屢戰屢敗而不為之屈卒之易敗為勝轉弱為强者氣也蜀先主英姿大度有高帝風兵雖屢挫而終不為曹操屈吳孫權聞周瑜之言拔刀斫案遂成赤壁之雋功吳蜀之勢非魏敵也然而能霸有一方鼎足而立者氣使之然也臣來自草茅得之道路謂廟堂之上謀議之臣和守戰之議閧然未决茲理固洞然易曉議者何不思之耶臣謂養今日之氣莫如守伸今日之氣莫如戰挫今日

之氣莫如和今我兵寡力弱國威未振固未能與之決雌雄於一戰以伸天下之氣也正須養之使壯俟時而動宜於荆襄江淮要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未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故疆何故屈己買和蹈前日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强弱均而和則彼此受其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强弱不均而和則强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

契丹與女真和是也金以和議謫契丹而滅契丹矣又以和議謫中國而困中國矣耿南仲主和議而致靖康之禍秦檜主和議而弱國家之勢太上皇知金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而天下二十年湮鬱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金之被毒亦甚矣陛下應天受禪天下罔不歡欣鼓舞咸謂真主既出恢復指日可期也陛下宜親御鞍馬如漢文帝慨然發憤如唐憲宗撫巡六師以作將士之氣以圖進取之計

況陛下之聖德可以動天陛下之節儉可以豐財陛下之英武可以定亂江淮有重臣以為長城川陜有良將以為爪牙亦何患事之不濟耶不然宜因天設之險以為城池與民守之可也苟或復用和議則軍民解體雖苟一時之安而氣已為之索矣百萬之歲幣固有所不惜也至尊之名分其可自貶損於嗣登大寶之初乎諸將用命血戰新復數路其可復捐而與之乎西北之民襁負來歸者不知其幾又可復委之虎狼而使之甘心

乎况講和之復舉天下惟敵之命是聽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當不止此陛下將何以應之乎臣謂今日之計戰固未可輕和決不可議守以養氣俟時而伸乘機而投而已

右二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尤宜遴選於嗣位之初論相得人則可以相與大有為遴選於嗣位之初斯可以慰天下惟新之望昔舜之受命也選於衆而首舉皋陶

湯之革命也選於衆而首舉伊尹高宗中興也首求諸野而爰立傅說成王訪洛也首以師保而並處周召漢高祖首相蕭何而成創業之功唐太宗首相房杜而致貞觀之治明皇首相姚崇憲宗首相杜黄裳武宗首相李德裕我太祖之有天下也宰相雖因周舊其自圖任也則首用趙普仁宗即位之始則相王曾又以李迪張知白魯宗道為宰執皆正人也英宗因舊相韓琦曾公亮而委任之又起富弼為元樞用歐陽脩為叅政治平

之治最號得人神宗又因治平宰相而委任之及韓琦既去則代以富弼元祐垂簾之際首用司馬光又起文彦博於已老平章軍國重事又相呂公著又並相呂大防范純仁元祐人才於兹為盛歷代帝王與我祖宗任用大臣皆極一時之選又皆遴擇於新政之初足以厭伏天下人心君臣相與有為各成一代之勲業人主之職其有大於此乎恭惟太上皇授陛下以大寶位又以一相遺之虚右揆以待陛下自擇天下莫不拭目以觀

此舉臣願陛下擇諸内外千官百辟之中孰有清德雅望冐王佐才者孰有兼資文武可以救時活國者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天下蒼生望其起者然後用之可也若不然寧虛位以俟之不可使庸人鄙夫僥倖而得以失天下之望非特此也人主之職雖在於論相至若侍從臺諫亦不可不親自識擢宰相得人則内可以尊安宗社外可以鎮服四夷又得賢侍從以論思獻納真諫官以拾遺補過才御史以糾肅官邪如是則内之百執

事外之監司郡縣皆可以得人陛下端拱一堂之上羣天下人才如意而任使之内修外攘中興之功不日可冀矣

右三

應詔陳弊事

厥今天下之敝安在哉在乎中外小大之臣各居其官而不知其職也居其官食其祿因循苟且曠職不修欲望奬事之草治道之興可乎臣請言其大者夫進退百

官者大臣之職也獻納論思者侍從之職也為天子之耳目正朝廷之紀綱者臺諫之職也内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莫不各有其職焉比年以來為大臣者果能盡進退百官之職乎臣見其進百官不見其退百官也今日召某人赴行在明日除某人為某官是固能進百官矣其所進者未必皆賢才幸一二歲或半歲或踰月類皆遷之初不問其職事之修與否也其或有罪必待臺諫論列然後從而出之或人主之意有所不悦

則諭之使去而大臣未嘗自退百官居進賢退不肖之職而所進者未必皆賢其不肖者又不能自退之臣知其故矣是已欲收恩而不敢任怨也先正王曾有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為大臣而不敢退不肖寧不愧王曾之言乎此大臣失職也為侍從者又果能盡獻納論思之職乎臣見其各司其局而未聞獻納論思也熈寧初司馬光以論新法不從力辭副樞之命神宗曰樞密兵事也不當以他事辭光曰臣未受命猶侍從也於事

無不可言者是則居侍從者事皆可言是謂獻納掌內外制者不止於代言為給事中者不止於封駁為尚書侍郎者又不止於各董六官之屬也令之居是官以各司其局為了事以獻納論思為越職寧不媿司馬光之言乎此侍從之失職也為臺諫者又果能盡其所以為耳目正紀綱之職乎臣聞歐陽修有言曰天子曰是諫官曰非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又聞蘇軾之言曰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

待罪令之為臺諫者果能争是非於殿陛之前如修之言否乎又果能批人主逆鱗而使之改容如軾之言否乎臣往歲備員館職竊聞臺諫有論事不行者而同列不為之助乃曰我自有體又有緘默不言者聞侍從百官言時事則怒而逐之臺諫之職果如是乎祖宗時臺諫論事或一章不從至于十餘章而未嘗遽已言苟不行則繼之以去趙抃為御史言陳升之不當除樞副凡十有六章於是乞郡而得虔司馬光為諫臣論刺義勇及

乞降黜凡十有三章今之論事者或一再不從遂不敢復言寧不媿光抃等乎此臺諫之失職也至若内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其失職之弊有不勝言者臣竊謂欲盡革今日之弊宜首詔大臣修進賢退不肖之職内之侍從卿監百執事孰為賢為才拔其尤者一二人而進用之孰為愚為不肖亦取其尤者一二人而斥退之外之監司郡守孰為賢才而稱職者拔其尤者一二人而進之於朝孰為愚不肖而為民害者亦取其

尤之一二而寘之於罪詔下旬日之間必責大臣以進賢退不肖而必欲其當如是則進一二人而中外莫不勸退一二人而中外莫不懼是則大臣之職舉矣於是又詔侍從宜修獻納論思之職凡朝廷闕失知無不言而不止於各司其局又詔為臺諫者宜盡所以為耳目正紀綱之職拾遺補過糾肅官邪凡有論列不可遽已宜以祖宗臺諫為法而痛革前日緘黙不言之弊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職事陛下不可以不

知一曰任賢二曰納諫三曰賞罰臣聞詩人美宣王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任賢乃人主之職而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陛下邇日召元老正人或寘之政府或寘之臺諫或寘之侍從天下翕然稱為治表臣願陛下既來之則宜力留之既留之則宜推誠委任之勿責以繁文勿待以虛禮勿貳之以小人延之歲月可以責治效矣又陛下既以疆埸之事委之重臣良將宜若憲宗之任裴度斷然勿疑無惑乎紛紛之議而事從中制以失

其機會臣竊聞張俊欲守淮而議者欲其守江吴璘屯兵徳順而議者欲其退保夫守淮乃所以守江也舍淮而守江則長江之險與金共之矣江其可守乎唐韋陟欲李光弼退保潼關光弼曰兩軍相攻尺地必爭令委五百里而守潼關賊得地勢益張矣力破其説而成戰功三路之地陷没久矣今幸力戰而復之乃欲無故而棄之可乎陛下宜詔之曰閫外之事將軍制之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如是則事不中制而機會不失矣臣聞傳

說告高宗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高宗命之朝夕納誨而中興有商聽諫乃人主之職而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陛下自即位以來雖擢用正人以為臺諫然聽納之美猶未彰聞臣竊聞近有以酤権之利而持使命於浙東西者諫官論列不聽陛下又親批聖語以諭之有識咸以為疑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嗣位之始何急於用言利之臣又何以知此曹之名至於咈諫而用之乎又聞諫官有以盡言而去職御史有以振職

而出臺此必姦臣有以誤陛下者不可不察陛下比嘗下詔求直言矣未聞賞一敢言之臣以勸言者乃聞交結左右者得官迎合時事者免解賞諫如此其何以勸夫聽諫之道在乎博詢廣覽不可昵於偏聽而蔽其四達之聰明臣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推誠聽納養成聖德則納誨者皆傅說而高宗不獨聖矣臣嘗聞漢史賛宣帝曰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明賞罰者乃人主之職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臣竊見邇年以來有姑息之政無

懲戒之罰去歲逆亮之死蓋太上皇聖德所感天假手其徒以誅之諸將非唯無毫髮之功敵未退則逗留觀望已退則乘勢虜掠既不干斧鉞之誅而又受無名之賞有盜節鉞者有為兩府者有為三公者傳呼道路取笑閭閻名器之濫未有甚於今日又有爵位已崇而遷猶未已官曹已冗而員又復增政或出於多門命或從於中降是皆為新政之累不可不革也至若有罪者不誅而惡無以懲又今日之大弊秦檜專權誤國二十年

而乃生極寵榮死封王爵天下莫不切齒扼腕縱不剖棺戮尸其可不行追貶之誅乎又前日閹寺有弄權納賄紊亂朝綱者大將有聚斂交結敗壞軍政者大臣有進不由正迷誤國家者臺諫有朋奸罔上惡直醜正者或依城社以自安或盤根錯節以自固或以去位而幸免典刑不正非大舜所以去四凶而服天下也臣聞太上皇即位之初任用賢相追貶元惡竄殛奸邪天下稱快所以能中興我宋致治三紀者由其能大明刑賞

於體元居正之初也陛下宜奮乾剛之斷法虞舜之明繼述太上皇故事先正首惡之罪而追貶之餘則次第施行如是則可以攬威福之權而陛下之職舉矣夫欲救今日之獘非至誠任賢納諫大明賞罰以勸懲之雖商高宗周宣王漢宣帝復出不可以致中興之治故臣願陛下先舉其職以率百僚如是則中外大小之職罔有不舉而獘寧有不革者耶獘事既去內治既修則夷狄有不足攘祖宗之境土指日可復矣

論左右史四事 與起居郎胡銓同上

臣等誤蒙親擢承乏左右史自供職以來檢討故事竊見今之史職廢壞者非一其尤甚者有四焉一曰進史不當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何謂進史不當臣聞唐褚遂良知起居注太宗問人君得觀之否對曰史記善惡以為戒庶幾人君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魏謩為起居舍人文宗遣中使取記注欲觀之謩謂史官書事以為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

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乃止遂良與謩可謂能守官矣至國朝梁周翰李宗諤為左右史乃建言每月起居注願先奏御付史館國史書之曰進起居注自周翰等始豈不媿唐二子哉慶歷中歐陽修為起居注嘗論其失曰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誤述既成必録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乞自今起居注皆不進本仁宗從之厥後佞臣執筆乃復進史洸襲不革遂至于今臣愚欲望陛下遵仁宗之訓革周翰

之失自令起居注皆不進呈庶使人主不觀史之美不專在於李唐二君也何謂立非其地臣案唐制每皇帝御殿則左右史夾香案而立善惡必書其後許敬宗李義府動必懷姦懼為史官所記遂廢左右侍立之職凡謀議皆不預聞文宗復貞觀故事每入閤命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由是宰相奏事得以備錄故開成之政詳於史書國朝故事天子坐朝則記注臣立於御坐之後歐陽修以謂起居者當視人君言色舉動而書若

立於後則無以盡見乃徙立於御坐之前至修罷職乃復立於後令乃遠立於殿之東南隅言動未嘗或聞可謂立非其地有媿於修多矣臣又聞元豐三年脩起居注王存奏欲追貞觀故事使左右史得盡聞天子德音儻以二府自有時政記即乞自餘臣僚登對許記注侍立神宗曰人君與臣下言必關政理所言公公言之自非軍機何必秘密蓋人臣奏對或有頗僻或肆讒慝若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奸矣大哉王言然未及施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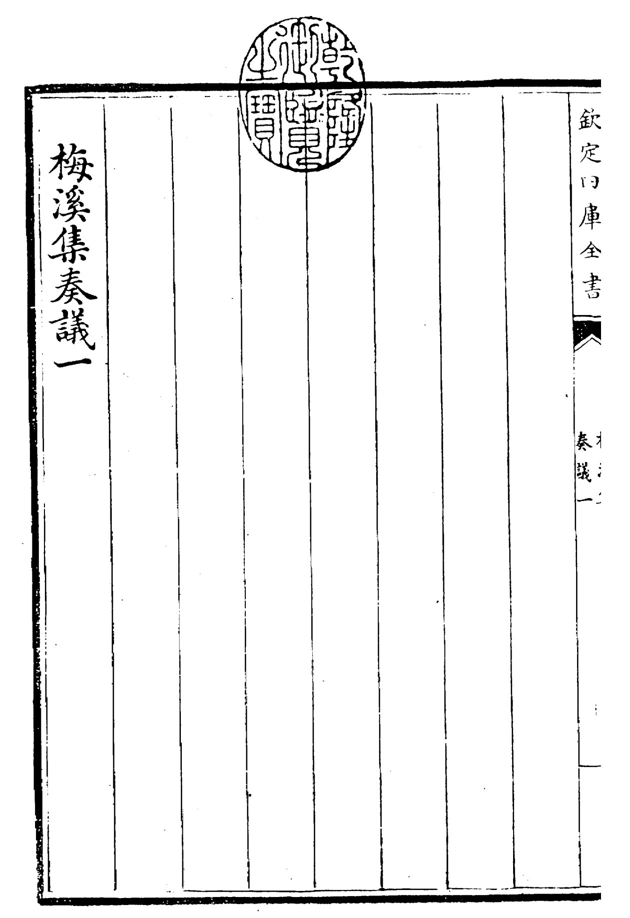
令議者惜之令史徒有左右之名而不知天子言動之
實羣臣奏對並以無所得聖語闕報職記注者但不過
録諸司供報公文而已何名曰史耶臣愚欲乞陛下復
歐陽修侍立故事庶幾言色舉動皆得以書如宰執造
膝之言自有時政記亦乞如王存所請凡餘臣奏對許
令侍立亦足伸祖宗之志也何謂前殿不立臣歷觀自
古左右史未嘗不侍於天子之側亦未嘗有前後殿之
分唐制但云左右史分立於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

皆就螭之拗處有命則臨陛俯聽對而書之不聞後殿立螭而前殿不立也又聞歐陽修奏請自今前後殿上殿臣僚退合少留殿門俟脩注出面録聖語以此知國朝舊制前後殿皆侍立矣夫人主言動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宰執奏事百官進對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今獨後殿侍立而前殿不與義安在耶夫後殿侍立雖非其地然猶立焉亦愛禮存羊之意前殿不立是餼羊亦去而禮意俱亡矣今左右史分日而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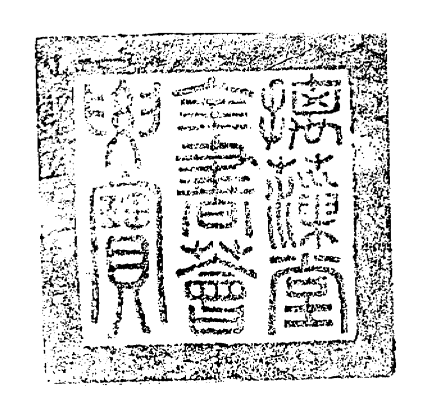
無言動之異臣愚欲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庶幾一言一動皆得以書以備一朝之典謨光千載之史冊非細事也何謂奏不直前臣聞唐文宗謂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曰臣頃為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論朝廷事而毋辭也故國朝左右史皆許直前奏事雖以奏史事為名而朝廷事亦可議焉蓋亦文宗命魏謩之意也熙寧中脩起居注張琥奏曰近日緣例須牒閤門然後上殿竊見樞

密都承旨每於侍立處尚得奏事起居注既得侍立或有敷奏乞便面陳詔從之臣等自領職之後初欲直前奏事閤門以臣不預牒却之臣又甞預牒之矣又謂今日無班次臣每見閤門奏事未甞以班次為拘左右史職言動當日有敷奏乃必欲預牒閤門又必欲有班次則事有當奏而不得奏其為失職多矣臣又聞景祐中御史唐介論宰相文彦博仁宗怒之時蔡襄為起居注直前論救事出一時又曷甞預牒閤門與必俟班次耶

况今來後殿奏對未嘗無兩班如是則記注之臣雖有直前之名而無可奏之時矣臣愚欲乞自今左右史奏事當令直前不必預牒閤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臣等所陳四事皆近日記注失職之大者臣等濫居是職敢不盡言伏望陛下考古驗今循名責實斷而行之不勝幸甚



梅溪集奏議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王須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梅溪集奏議二至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梅溪集奏議二

宋 王十朋 撰

除侍御史上殿劄子

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天子之孝莫大乎光祖宗而社稷因前王盈成之業而守之者孝也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之緒而興之者孝也商之高宗周之宣王是也國有恥而雪之者孝也漢宣帝臣單于以雪高帝平城之恥唐太宗俘頡利以雪高祖稱臣

之恥是也先君有讐而復之者孝也夏少康滅澆以復后相之讐漢光武誅王莽以復劉氏中絶之讐是也歴代帝王雖守成中興雪恥復讐之迹不同其功先祖宗孝安社稷則一而已我藝祖皇帝應天受命肇造大紫親平僣偽一統萬方聖子神孫繼繼承承可謂盛矣不幸運戹陽九國步維艱靖康之禍有不忍言者國讐世恥自古無之記曰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譏不討賊以謂國無臣子齊襄復九世之仇仲尼賢之楚以六千里之

國事讐茍卿罪之賢聖立言垂訓責後世之為君臣為子孫者可謂至矣恭惟太上皇帝躬堯舜至聖之德有禹文知子之明斷自宸衷以社稷付之陛下聖意端有在焉陛下天資英武慨然以興復為念竊聞每對羣臣論天下事則曰當如創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某事當俟恢復後為之臣叱因宣召語及祖宗陵寢聖容惻然曰四十年矣臣仰知陛下之心真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漢光武之心也奈何在位之臣不知忠孝大節

不能仰副聖心之萬一復欲蹈昔日奸臣之覆轍屈己以和仇讐之邦指祖宗中原之境土為敵人之土謂不當取指祖宗中原之人民為敵之人民謂不當納又取秦隴已復之故地無故而棄之以資寇讐以絶生靈歸附之望聞有説進取者則羣嘲而聚笑之大臣唱之於上小臣和之於下并為一談牢不可破自非陛下剛明果斷不惑羣議則社稷大計其誰與謀有君無臣真可以長太息也臣願陛下推誠盡孝終始如一言動之

間不忘社稷食息之頃必念祖宗側身修行上以承天
意興哀撥亂下以慰民心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革前
日圖任之失有善必賞有惡必罰以振今日紀綱之弊
仍下詔音戒飭有位無小無大咸懷忠良去和附之私
心賛國家之大計陛下既率之以孝羣臣咸應之以忠
如是則可以動天地通神明慰祖宗在天之靈無負太
上皇付托之意矣中原何患乎不復中興何待乎以日
月朞耶

論史浩劄子

臣聞人臣之罪莫大於懐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有一於此罪不容誅衆惡備焉其何可赦臣謹按尚書右僕射史浩人品凡下天姿險奸昔為士人以榷酤犯罪身幾不免及試吏州縣奸贓狼籍惡聲播聞浩能以謟佞取容致身朝列夤縁遭際事陛下于潛藩龍飛在天躐居政府浩不知盡臣子之大節報非常之恩機巧百端得罪公議臣請條其罪惡之著者有八

馬往歲太上皇帝聞欽宗之訃痛切宸衷下詔親征思雪國耻知陛下春秋鼎盛智勇天錫斷然以社稷付之深望陛下之大有為也浩為心腹之臣不能以忠自效乃於義不共戴天之日首進寢兵之言專主和議以沮大計蓋欲踵秦檜之態為固寵之身謀此懐奸之大罪一也太上皇憤逆亮之渝盟悟和戎之失策以疆埸之事付爪牙之臣大將吳璘等奮身血戰復秦隴故土屯兵固守俟時投機縱未能長驅以定中原亦可以牽制

金人南牧之患浩既主和懼吴璘進取隂使其黨鼓扇浮議妄謂金與西夏恊力攻璘遥從中制令不退者斬遂取十三州之地而盡棄之將士喪氣中原離心誤彼生靈盡遭魚肉不獨棄地是乃棄民不獨棄民是乃棄信皆由浩欲售一已之私而不顧國家之大計此誤國之大罪二也浩履歴既淺徳望素輕驟居要塗天下竊笑於是取國家名器為一已私恩躁進之徒翕然合為一黨門闌可以炙手士論為之沸騰至有嫡子嫡孫之

號親姪過房之稱有號密傳心印者有號正法眼藏者名居宗派布在朝列者紛如也昔王叔文竊柄有八司馬之黨李逢吉用事有八關十六子之徒浩得時遇主如此乃欲效叔文逢吉之為人此植黨之大罪三也浩自參朝政即盜大權視宰相若無人待同僚為不物人皆畏其凶熖莫敢誰何官爵科第輕以與人進退百官悉自己出自為右揆益肆其奸方欲排擊所憎驅除異己會其腹心内潰黨與相攻陛下察其奸邪知其朋

比收攬權柄出自宸衷不然朝廷之禍可既耶此盜權之大罪四也陛下嗣位之初首下求言之詔忠臣義士上封言事者非一浩抑讜直之言不使上達有佞己者則以免解啖之春闈省試知舉三人上體聖心策問時事浩疑其斥己遂令黨人林安宅追捕雕匠勒令毀板三知舉嘗面奏其事有旨令刋行安宅憸人也知有浩而不知有陛下不遵聖旨而惟浩是從卒不許刋陛下取士之始而浩首禁程文何以彰清朝不諱耶此忌言

之大罪五也太上皇用天下人望起舊相張浚知建康
陛下因付以江淮重任擢為樞府委任之專不啻若憲
宗之待裴度浩與浚氷炭不同且懼其成功凡有奏請
必多端沮之初遣史正志往建康欲沮浚進取之計及
其既還遂酬以郎官又因詔百官言事遂令正志等密
加詆毀指為許靖房琯有識為之不平此蔽賢之大罪
六也浩凡與同列奏事未嘗不留身退則妄稱聖旨以
誑之浩嘗有辭免參政劄子未嘗稱祖宗及太上皇之

德退則增加數語以報行浩之欺君大率類此昔王欽若為相每奏事必袖數奏但出其一餘則詐稱已得聖旨馬知節嘗面折其奸浩挾欽若之奸以罔衆朝廷無知節之直者以折之此欺君之大罪七也陛下即位之初以大學生經太上皇敎養之久並與免解浩乃為已恩務在籠絡已而聞諸生議已遂深疾之復加沮抑嘗於稠人中言大學有風波臣對以子産不毀鄉校浩曰某固無他但上怒之爾浩近赴景靈宫行香道由貢院

會太學補試士子塡壅鄧王回車避之聞者欽嘆浩乃
作威以逞爲士子所嘲旣而語人曰上怒補試喧嘩欲
令不考某以誤其遠来救之浩善則稱己過則稱君皆
此類也此訕上之大罪八也浩無宰相才而居具瞻之
位遇堯舜主而懷共鯀之凶陛下方當任賢使能圖治
大業如使浩輩久在廟堂其可以望中興之治耶臣願
陛下正其罪惡竄之遠方以快天下之心以爲羣臣之
戒

再論史浩劄子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乎任賢去邪任賢去邪莫先乎信賞必罰任賢而不知賞與不任同去邪而不知罰與不去同古之帝王能任賢去邪者莫如舜舉八元八愷而相之取四凶而流之可謂能賞罰矣未聞以十二牧之任而處四凶於外也臣昨日面對論列尚書左僕射史浩之罪乞加竄殛陛下謂令日已罷之臣知陛下能去邪勿疑可謂無媿於舜矣及宣麻于庭乃以觀文殿大

學士知紹興府輿論咸以為疑謂陛下雖能去邪而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也人臣得時遇主未有如浩不忠於主亦未有如浩浩不忠之罪不可以一二數臣姑論其大而著者有八已見前章效秦檜而主和議可謂懷奸棄德順而資寇讐可謂誤國名在宗派者不止八司馬可謂植黨竊天下之柄不止如王叔文可謂盜權陛下尊人使諫而浩鉗人之口可謂忌言陛下委任忠臣而浩百端譖毀可謂蔽賢留身奏事妄稱聖旨可謂欺

君善則自稱過則歸主可謂訕上八罪有一且不容誅浩備有之其何可赦縱不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其可以巨藩大郡而賞奸邪臣恐天下未必咸服如虞舜時也況紹興密邇王都最為大府浩昔嘗為屬吏奸贓著聞亦何面目見其吏民耶臣顒陛下出臣前章正其罪惡褫爵名罷差遣竄之三危之地與天下共棄之庶使大功不專於舜也

論進取利害劄子

臣恭惟陛下以英武之資奮剛明之斷不惑羣議任用忠謀遣二將臣出征淮甸首平靈壁敗敵將蕭琦而降之又平虹縣降富察特默大周仁歸附者以萬計又敗金人於宿而得其州可謂日百里以闢國月三捷以奏功矣投機而進勢如破竹恢復有期神人交慶正勇者效力智者獻謀時也况臣誤蒙親擢為耳目之官可無愚者一得之慮以裨廟謨雄斷之萬一乎臣竊謂王者仁義之兵為弔伐而舉况中原本吾土地人民本吾赤

子正宜諭之以恩信先之以招納不得已而戰伐隨之
臣慮諸將或不知此臨陣之際未必無過有殺傷捉獲
之後又未必無秋毫之犯恐傷陛下好生之德失中原
來蘇之望欲乞陛下密詔張浚深戒敕之昔李晟平長
安李愬入蔡國朝曹彬平金陵皆得王師弔伐之意宜
諭諸將以此為法庶幾富貴可以及子孫功名可以垂
竹帛也又金三將既降宜速加封爵以勸來者昔沛公
入關留圍宛城陳恢說以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

諸城未下者必聞聲爭開門而待之沛公從其言南陽
守齮降封為商侯封陳恢千户引兵西無不下者今中
原列城為金守者聞皆有離心非不欲降但未知吾所
以待之者如何耳彼聞蕭琦富察之徒降而受賞亦何
憚而不來不然則其心愈疑而其守愈堅矣今日之事
正宜若沛公用陳恢策則可以不戰而屈人兵也臣又
聞汪澈被召已至中塗未知誰攝其任臣謂宜令張浚
并節制荊襄庶得令出於一輕重不偏將士協心遠近

同體緩急可以相聞勝負可以相援況荆襄將士素懐浚恩德皇甫倜之徒尤服浚威名右使浚兼制之則人必樂於用命矣又璘退師保蜀陛下亦以進取事詔之且明諭以前日退保由建議者之失不惜為悔過語以慰將士及三路人心令璘觀時度勢以圖進取如秦隴可復得宜即進兵以相犄角以牽制金人南牧之患如是則金數處受敵救覆亡之不暇縱未得其頭顱必將遠竄沙漠矣此數者皆今日之所甚急臣願陛下與一

二大臣速議如臣言可採乞賜施行令正是天以機會授陛下時不可失也

論史正志劄子

臣聞奸人多謀能覩時而為進退當權臣植黨則必附合以求進以竊美官及朝廷清明則又用奸計而苟免以逃天憲熙寧初王安石為執政用小人呂惠卿之謀變祖宗法度逐朝廷正人天下莫不切齒及元豐末司馬光為相惠卿自知罪大為正論所不容遂丐祠於外

巽脫典刑時蘇轍為諫官遂首論其惡安置建州天下快之由是見祖宗時為臺諫者排擊奸邪未嘗因其求去而容其幸免也臣謹按吏部郎官史正志操心傾險賦性奸邪自為士人時常出入貴人之門專事交結乃初登科遂欲求為秦熺之壻託平日素所交結者賂熺乳媼使之譽已秦氏聞而薄之遂不見納既而干求時相而得監倉善覲時以求進闚樞密葉義問欲議進取遂竊吳若江淮表裏論而增損之自號恢復要覧以投

義問遂繇筦庫而得密院編修為士論所嗤及史浩執政欲主和議正志復變前說以投浩浩喜其佞己遂遣之建康以為說客欲以口舌沮進取大計嘗談兵於張浚之前為浚所不禮正志乃妄撰語録設為己與浚答問辨難之語歸以佞浩浩大喜之除為户部郎官浩與正志姓同而族異拜浩而父事之在浩之門扆為用事故士論有親姪之嘲正志既不見禮於浚遂極口詆之嘗應詔上書比浚為許靖房琯聞陛下召浚懼其不利

於浩唱為浮議以沮其来時人比之張又新今陛下知浩之奸斷然罷之知浚之忠破羣議而任之正志自知朋比讒慝得罪於清議遂力求去朝廷乃以福建運判與之正志能用奸以自免大類惠卿求去於元豐之末臣濫職風憲茍不論而擊之寧不自媿於蘇轍乎欲乞陛下特發英斷明正志讒慝朋比之罪以正典刑縱未能行兩觀之誅亦當薄示三危之竄庶使元祐清明之政復見於今日天下幸甚

再論史正志劄子

臣昨嘗論列吏部郎官史正志朋比讒慝自知罪大欲逃典刑力求外補朝廷以運判與之是用外臺重任以賞奸也欲乞睿斷正其罪而竄殛之至今未見施行臣深所未諭臣聞唐王叔文以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號召當時有名之士欲僥倖而躁進者並以郎官清要之職處之相與結為死黨至譽叔文為伊周管葛憲宗監國之始首逐叔文而殺之其徒皆終身竄殛號八司馬元

和之治比迹貞觀淮西功業冠出李唐蓋繇憲宗必於用罰以去邪也臣竊謂前宰相史浩之惡不減王叔文其黨與之盛不止八司馬雖非天下竒才至於撓節以附匪人懐奸以害公議則一而已如正志者在浩黨中尤為親密出入門闌蹤跡詭祕人皆呼之曰繼拜公又榜之曰親姪遂自樞屬驟遷戶部郎又遷天官郎使浩不去則正志必躐處侍從矣正志去冬歸自建康不獨揺撼張浚尤媒孽李顯忠之短必欲朝廷罷浚而誅李

顯忠以沮恢復大計非陛下保全而委任之則忠臣良將身首且不可保豈復有今日淮甸之捷耶今國家方欲恢復中原所頼以激勸者賞罰而已前日二將奏功賞不踰時輿論咸以為當讒慝之人亦宜薄正其罪今不獨逃司寇之刑而又以外臺耳目之寄處之何以慰天下之公議乎郎曹運判至幺麽也而臣喋喋言之者非以其玷列宿汙外臺而已而朝廷之刑賞公議之是非實繫焉伏乞陛下出臣兩章斷然遂之以示去邪勿

疑亦足以懲一而勸百也

論廣海二寇劄子

臣聞王者將欲治外必先安其内不有小忍則不能成大謀臣竊見陛下剛斷不惑神武維揚命將出師平定淮甸曾未踰月捷音屢聞蓋將復祖宗之境土復㑹諸侯於東都可謂得宣王外攘之道有光武大敵之勇矣然臣愚計以謂治外必先安内欲小忍以成大謀者今欲外攘夷狄而境内有廣寇海賊嘯呼為患猶未勦除

外未寧而内有憂不無上貽聖慮者臣竊聞朝廷議遣鄂渚之師進誅廣寇想蕩滌固有期矣然臣相時度宜恐未可遽進嶺外當盛夏乃瘴癘大作之秋北人衝之未有不病者尤非行師之利臣以謂不如頓兵於桂林以為聲勢而下詔赦其罪惡許其投降或不受命斯可以必殺無赦矣海寇出沒無常尤為瀕海州縣之患聞樞府嘗遣人招安之亦有受招之意臣謂二寇皆可開其自新之路庶得境内稍平可専意外攘臣所謂治外

必先安内少忍以成大謀者此也臣又聞二寇之作皆緣監司郡守不得其人所致既未能弭之於未萌之前又不能誅之於已覺之後養成其亂以致猖獗隱匿不聞遂致滋蔓為監司郡守者其可不懲之乎欲乞陛下宣諭宰相稍正典刑仍别擇賢才以為外臺共理之寄以分陛下宵旰之憂不勝幸甚

論韓仲通俞良弼劄子

臣聞古之為民師帥者能以德化人則人恥於為盗能

以威服人則人不敢為盜能以智畧屈人則可以除一時之盜三者俱無焉則何以為民師帥共理天下乎臣竊見廣賊海寇久未撲滅上勞聖慮者蓋繇帥守不得其人既不能使之懷徳畏威又無智畧以勦除之也朝廷不詰其致亂之由懲其不職之罪又從而遷為大藩因而久任亦可謂失刑矣臣竊見知明州韓仲通不能防禦海寇致昌國定海諸縣皆被其毒而海道為之不通初有捕致海寇者仲通從而縱之遂致其徒益熾昌

國令嘗獻謀於郡仲通忽而不聽四明人莫不切齒朝廷既不罷黜之又除知紹興府仲通不能治一郡其可以典大藩帥一路乎知靜江府俞良弼不能弭雷化之盜遂致蔓延而二廣為之騷然運使鄧酢用虔吉茶商以禽凌鐵良弼忌酢併與茶商等皆不奏功致茶商憤然嘯呼而起醜黨數千人矣而屬縣殺戮官軍守臣有死者其勢方熾朝廷不能正竊位之罪乃因而久任之安能使鼠竊狗偷輩即時殄滅乎仲通刻薄小人昔為

秦檜鷹犬其惡備見於白簡臣不復論之議者猶謂其有麗才可以任使及治四明最無善狀專用公帑交結與援海盜猖獗略無計畫其才亦可見矣良弼雖無仲通之惡然聞其老繆不事事況二廣去朝廷為宬遠斯民所恃以為命者惟師帥之臣爾良弼為大帥而盜賊充斥如此何以安遠人乎臣欲乞睿斷罷仲通紹興之除奪良弼靜江之帥别擇有用之才以代之將見海廣二寇不誅而自滅矣

論內庭節省劄子

臣聞生財莫若節財省用斯能足用今陛下方圖恢復而板曹以財用不足為言常賦既不能供所須民財又不可遽而取惟有痛加節省可以薄助軍興然節省一事尤在聖躬親率昔漢文帝身衣弋綈以致富庶唐憲宗躬服浣濯以致中興藝祖皇帝幕用青布而借偽以平仁宗皇帝被用黃絁而風俗歸厚此乃前代帝王之盛德我宋祖宗之家法尤不可不遵也陛下比從諫臣

之請裁減外廷官吏度一月所省亦不下十萬緡以歲
計之不無少補又切見内侍都知李綽具到宫掖用度
之數有云此項全支者有云減半支者有云住支者内
庭節約如此亦可以風化天下矣然臣愚區區猶望陛
下躬率之者益欲陛下於乘輿服御玉食之間有可更
加節省者親出御批敕賜外府以助軍需以為中外節
省之訓如内侍所具之數除德壽宫不可減省外亦有全
支而或可減半者亦有已減半而更可以分數減者陛

下既躬率之為下者亦何敢不從耶俟邊事稍寧自當復舊令日權宜行之正聖訓所謂令日當如創業時也臣不勝拳拳之至

論宿州退師劄子

臣聞宿州之師全軍退守觀時識變深得進退之機然而異議小人與聖意素不合者往往幸灾樂禍倡為浮議以動揺大計以離間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使其說果行殆非宗社之福昔唐憲宗伐蔡戰數不利羣臣爭請

罷兵錢徽蕭俛之徒言尤確苦會高霞寓戰却宰相揣
帝厭兵欲赦賊以探上旨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
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强弱措
置如何渠可以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
斷然用一裴度卒能成平蔡之功臣願陛下以剛大為
心毋以小衄自沮察小人之意勿為浮議所揺敦遣中
使慰勞將士且令解甲休息養鋭俟時大臣如裴度者
益加委任以固其心勿使異議如錢徽蕭俛之徒得以

肆其譏閒況陛下今日之師為祖宗陵寢而舉為徽宗欽宗復讐而舉為二百年境土而舉與古之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者萬萬不同陛下隠之於心俯仰無怍小人異議亦何足恤哉投機而進知難而退側身修行任賢使能政事益加修軍旅益加治財用益加蓄以待天時人事之至可也顧在陛下斷之如何耳

論休假劄子

臣竊以今日邊事未靖正君臣相與有為日不暇給時

也竊見朝廷尚循平時故事假故稍多有妨機務臣欲乞陛下未明坐朝日晏而退至放假故之日宜常御便殿不拘早晚引見宰執侍從臺諫羣臣賜以從容訪問時務事有可採即時施行仍勑朝廷不可似常時作假宰執日入朝堂百僚各任其職庶幾事務不廢共致中興不勝幸甚

論林安宅劄子

臣聞口道先生語行如市人名曰盜儒此聖人之所必

誅王法之所不赦也臣謹按前知臨安府林安宅者其盜儒之雄乎初令越之新昌納官妓為妾則以濫聞及倅潼州盜郡將之權貪墨自恣則以贓聞及作廣漕起羅織之獄誣陷善良則以酷虐聞謟事鄉人朱倬倬令何溥薦之而得浙漕倬雖小人然於安宅有卵翼之恩及臺官張震欲論倬安宅乃手疏倬之隱惡數十事以示震倬之罪人皆可得而言也而安宅納之其與呂布事董卓而殺董卓何以異乎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之

門其在都司也進則見浩退則見大淵天府之除不由正道物議咸鄙薄之有從何處來之語浩與大淵結為死黨及二人反目浩託安宅和之安宅既欲效勤於浩又欲獻佞於大淵遂造其室為奴顔婢膝之態士夫傳以為笑陛下比於經筵嘗語臣曰近臺諫論龍大淵事朕不私之已罷其職矣臣言陛下屈已從諫以天下為公不私潛邸之臣社稷之福也陛下稱不私者至於再三今安宅乃自託於大淵之門以盜威福陛下且不私

大淵其肯私其門下士乎安宅自知罪惡為清議所不容乃詐病以求致仕朝廷既以宮觀與之矣又用計以復留臣近嘗面奏其奸陛下即諭宰相令丐祠而去矣今又必欲朝辭兾僥倖復留之計動用奸謀以要君父不顧廉恥不知進退真小人之雄者也或謂安宅之才可以治劇然自知臨安以来初不見其所長事無大小皆委於吏獄訟繁興而不能決盜竊公行而不能治議者謂不逮前政遠甚是豈可居彈壓之任乎陛下斷然

罷之可謂能去惡矣為安宅者固宜惶懼朝聞命而夕即塗也乃復徘徊不去不知何所恃而取爾耶臣欲乞斷自宸衷正安宅之罪而竄逐之以為不知廉耻者之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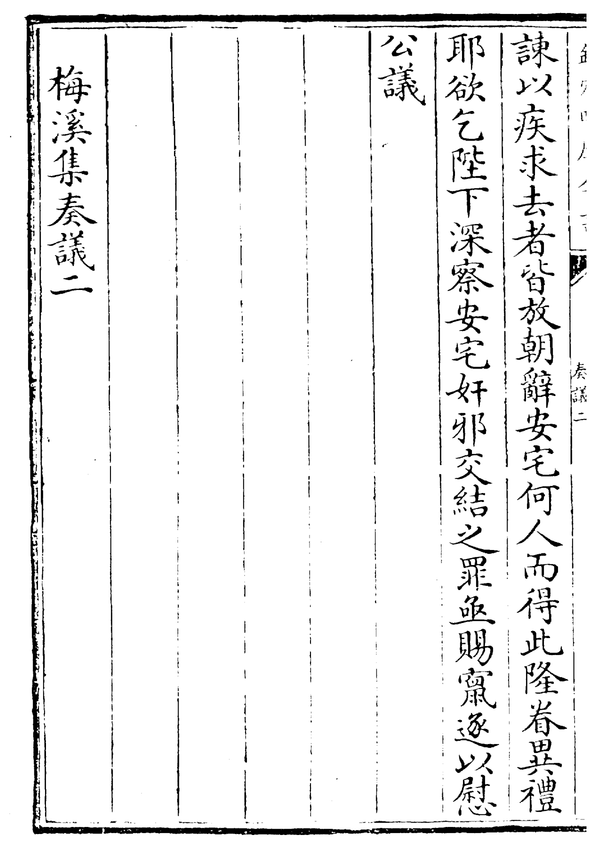
貼黄臣與安宅素無睚眦比因安宅奉史浩意旨毁省試策題及程文之版臣以公議責之即非私怨安宅聞陛下用臣為御史即欲求去蓋用奸計以鉗臣口臣前日面奏其奸即蒙陛下罷而去之

臣已不論列今聞安宅復求朝辭物議沸騰咸謂安宅倚恃奥援不顧公議故臣不得不論之願出臣章示至公於天下

再論林安宅劄子

臣誤蒙親擢濫司風憲比嘗面奏前知臨安府林安宅奸邪交結等事陛下即諭宰相令安宅罷職予祠而去臣仰窺聖意既俯聽臣言得從諫如流之美又欲保全安宅使不繫彈劾而罷為安宅者固宜聞命即行又復

乞朝辭𡚶奸計得施欲求再用臣昨條列其罪謂即賜施行令乃聞有旨令安宅內殿引見臣不勝皇懼之至竊聞仁宗之時任用臺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廊則宰相待罪臣今論一小人而不能使其知畏尚何面目居風憲之地耶安宅前日聞陛下用臣為臺官即詐為風疾以求致仕既已得祠命下復止罔上要君尤足以見其奸詐今宜即去而復乞朝辭未有班次而遽得內引是前日之奸計復行也臣切見近日執政臺



諫以疾求去者皆放朝辭安宅何人而得此隆眷異禮耶欲乞陛下深察安宅奸邪交結之罪亟賜竄逐以慰公議

梅溪集奏議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八百三十五 集部

梅溪集奏議三

宋 王十朋 撰

論用兵事宜劄子

臣竊以今日之事有不可輕改者曰用人有不可不決策者曰進踝有不可不深慮者曰荆襄有不可不急治者曰兵賦自古人君相與圖進取之計必有一定不易之規模知一勝一負爲兵家常勢故少勝不爲之喜小敗不爲之沮秦穆用孟明三敗而後霸西戎漢高爭天

下屢敗而後禽項羽諸葛亮才兼文武而有馬謖街亭之敗至於上表自劾蜀主不廢之卒能與吳魏抗衡而功葢三分之國國朝范仲淹韓琦皆一代名臣俱有材畧其經畧西夏也而亦有任福三川之敗仁祖不廢之卒能臣元昊而安中國此皆規模素定於胸次故能收異日之大功臣聞前日淮甸之師一月三捷宿州不利葢亦兵家勝負常勢也異議者遂從而揺撼將帥之臣且謂大將不還以貽聖慮今李顯忠邵宏淵及諸統制

軍馬已回濠泗矣亦足見小人幸災樂禍扇為浮言務在中傷不可不察也恭聞陛下遣中使給御札慰安張浚撫勞將士仍放顯忠等罪憫其血戰之勞而赦其一眚之愆真得前古帝王御將之道矣然外議洶洶謂陛下宣召楊存中欲用為主帥臣竊料聖意必不然然當人情紛擾之際不能無市虎之惑既而聞之初欲除荆襄宣撫又改御營使及聞邊報稍寧其議遂寢疑者雖稍息而不能無慮焉存中為將罔功天下皆知之黷貨

無厭交結中外爵位已極而求進不已彼其心但幸國
家之有禍遂欲投隙而進亦何求而不得耶御營使不
已必將有大於此者命令一出必失軍民之心使江淮
荆襄隴蜀將士聞之必致解體且謂朝廷因王師小衂
而遽欲變易大帥非所以安人情威四方也臣所謂不
能無患者在此建炎紹興間太上皇廵幸止用宰相樞
密為御營使李綱朱勝非等嘗為之陛下將為視師之
舉宜遵用故事以兩府大臣兼之足矣朝廷雖乏才其

何以此輕處存中輩耶此事尤在聖心素定不可變易於倉卒之間此臣所謂不可輕改者曰用人也臣聞天下之勢不在國之强弱而在氣之如何氣振則轉弱而為强氣沮則變强而為弱昳至强而懼則慄氣餒之也縣至弱而怒則衝氣激之也景德間契丹舉國南侵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蜀以避其鋭真宗以問寇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契丹近迫四方危心當勵衆禦敵以衛社稷惟當進尺不可退寸奈

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鑾輿回轉一步則萬衆雲散四方瓦解楚蜀尚可至耶真宗善其計乃幸澶淵將士鼓勇射殺達蘭其衆遂退此作氣以破敵轉弱而為强之尤大者也前年太上皇下親征之詔為建康之幸作士氣以走敵騎葢得策矣惜乎議者不建遠大之計而遽回臨安也陛下前日下詔視師中外鼓舞秋涼進發或者猶以為遲令王師退保濠泗督府遠在盱眙陛下宜速進蹕以幸建康居六朝帝王之宅據東南形勢之

勝可以援吴蜀可以控四方可以遠海道之虞可以壯淮甸之勢四方聞之孰不增氣至若百司之衆在今宜省賞犒之費比舊宜節庶幾萬騎易動如聖訓所謂當如創業時此臣所謂不可不決策者曰進蹕也臣聞荆襄居天下形勢之中乃古今必争之地萬一金人乘虚而入使川陜隔絶則東南之勢孤矣近聞朝廷既罷汪澈命張浚兼都督之使令出於一固已得策又用王彦知襄陽議者以為得人又聞以彦節制趙撙則或以為

不可搏久在荆襄得士卒心彦自外来遽令受其節制恐武臣氣不相下或生釁端兼張浚在淮去荆襄遠甚或有機會恐闕報失期臣謂宜於前兩府侍從中擇一重臣威名稍著者以為宣撫既以浚督之又以重臣制之使彦與搏輩各當一面則荆襄可以無虞矣今朝廷知備淮甸而遠荆襄此臣所謂不可不深慮者此也今國家大則為進取之圖次則為守禦之計然議論及兵則其言必怯者以其所乏者兵與財也則兵不可以不

招財不可以不理竊聞西北歸附之民有可以為兵者衆督府及諸將不敢多募之者懼國家有養之之費也然今日之勢有不得不招宜命張浚諭江淮荆襄諸將招其可用者而籍之汰其無用者而民之縱未至多亦可補填折傷之額又東南之民亦有可用者如江西福建及台之仙居婺之東陽諸處其人皆徤而善鬬往往曹聚於茶商鹽賈間可令守帥之臣重其直以招之必有應募者廣海諸寇有就招安者可從而籍之州縣有犯

茶鹽禁者貸其罪而兵之亦可以少補軍籍也至如財者臣以為生之不如節之今國家比天下全盛太平無事時非不節約比祖宗創業艱難時則可省非一也乾德開寶間宮人不滿二百猶以為多左右内臣止有五十餘員止令掌宮掖未嘗干預政事宮殿内惟掛青布緣簾緋絹帳紫紬褥今宮人之數内臣之員豈能盡如藝祖時乎臣前日曽奏欲聖躬親率之者葢欲以藝祖為法也近日臺諫所議裁減雖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

亦不為無補然奏已上而未行者豈以衆怨所在而朝
廷不敢當耶今疆埸未静上下同憂權宜裁減以舒國
用臺諫既以身任怨大臣何避之有至如理財之術莫
如遴選版曹臣前日與諫臣共留趙子潚者誠恐今日
理財之臣未必賢於子潚也以閩海冦稍息不若别擇
代者而還子潚不唯可以理財如旦夕車駕進發輦轂
之下謀議之寄議者謂非子潚不可也此臣所謂不可
不急治者此也臣所諫四事須陛下付大臣議之如有

可採乞賜施行

乞審核李顯忠等功罪劄子

臣聞宿州之師不利而反議者皆歸咎李顯忠顯忠身為上將不能於勝敵之後撫存將士以保垂成之功遂致潰散而歸固不能無罪也然前日洶洶之議謂顯忠心懷南北鼓惑中外上貽聖憂今顯忠既還上章請罪亦足以見讒說之無驗矣說者又謂顯忠貪戀金帛欲為已有不分將士遂致離心理或有之恐亦未實無顯

忠亦劾奏統制官周宏等數人無故領兵自回遂致失利欲正宏等罪臣亦未敢以為然昔慶歷間趙元昊叛大將劉平遇賊於延州力戰而死都監黄德和遁走誣平降賊朝廷信其言遽欲戮平之家賴仁宗聖明遣御史出理其事既得其實遂褒平死事之節而斬誣告之人今正虛實未辨之時臣以為不可不審朝廷不如姑兩存之以安反側却令都督張浚審核虛實奏聞如功可贖過則許其自新責其後效如罪多功少實誤大事

則不可不正典刑但審而後行庶使聖朝不致濫罰不勝幸甚

論龍大淵撫諭兩淮劄子

臣竊聞有旨令龍大淵往兩淮撫諭者仰見聖心憂念將士故遣左右心腹之臣為勞来旋歸之使或出於大淵不憚勞苦慨然請行亦可嘉也然命令初下議者嚣然咸謂自古遣使或巡行天下或撫諭軍民皆於士大夫中遴選人才如漢之八使用張綱等唐之十一使用

庚何等是也太上皇建炎紹興間亦嘗遣使撫諭矣或用臺察或用郎官出於遴選時號得人今大淵雖為潛藩舊臣議者謂非出於朝廷遴選之公銜命撫師有輕國體又慮大淵之出聞者謂是陛下所親信之人州縣必希意而將迎諸軍或望風而交結萬一復致人言如前日臺諫給舍之論列豈不重貽聖憂亦非所以保全大淵也臣以謂王師之還陛下已降詔慰撫之矣今只委張浚勞来安集之不必更遣撫諭之使竊恐將士以

宿州不利而還未測朝廷之意忽聞使命之出心必懷疑不如寢而勿行以安反側不然乞命宰相於朝列中擇其忠實通曉者敦遣之以重皇華之使以塞中外之議不勝幸甚

自劾劄子

臣天資愚戇不達時宜獨抱孤忠每懷憂憤自從總角身在草茆聞北敵憑凌中原陷沒未嘗不痛心疾首與敵有不共戴天之讐及聞秦檜用事辱國議和臣常思

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憤臣素不識張浚聞浚天姿忠義誓不與敵俱生天下聞浚之名必以手加額蓋忠義人心所同臣實敬慕之前年備員館職嘗因輪對首言金必敗盟乞用浚等太上皇不以為罪臣既去國金果南牧太上皇親征起浚知建康府陛下嗣位因以江淮都督之任委之天下皆以為當惟史浩之徒不悅臣去年十二月被召至闕首以恢復大計仰贊聖斷又乞陛下不惑羣議委浚以圖成功陛下不以臣言為非每

蒙聽納浚前日入覲議進取之計雖非臣所與聞至於
勸陛下破羣議而用浚臣不爲無力浚遣二將取靈壁
虹縣及取宿州降三大將一月三捷議者皆服陛下英
斷任浚爲難及聞王師不利而幸灾樂禍者横議蠭起
臣與一二諫臣常奏一勝一負兵家常勢之說勸陛下
以剛大爲心毋以驚憂自沮臣又謂陛下用兵爲祖宗
陵寢暴露而舉爲徽宗欽宗復讎而舉爲二百年境土
而舉爲中原弔民伐罪而舉與古帝王好大喜功開邊

生事者不同投機而進知難而退益當内修俟時而動陛下剛明果斷規模素定固不以一蹶為羣議所揺然異論紛紛不肯置浚浚嘗上表自劾朝廷尚未施行臣聞諸葛亮街亭之敗亦有自劾之表國朝范仲淹韓琦西夏喪師亦嘗降官但仁宗始終任之卒收後效臣謂陛下亦宜從浚之請薄示懲戒使浚得以號令將士以為後圖如臣狂愚不合妄贊恢復又不合乞委任張浚令王師不利浚與其屬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使

朝廷失刑欲乞陛下正臣妄言之罪罷御史職事仍賜
竄殛以塞羣議

夔州論馬綱狀

准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知夔州張震申所有四川宣
撫司措置川蜀馬綱改移水路事件委有未便去處申
乞詳酌施行奉聖旨除打造舟船外其餘事件並令吳
璘管辦其舟船令王某疾速應副臣契勘馬綱利害前
知夔州張震及諸司論列已詳其中利害之大者莫過

於財與力二者皆出於民臣自入境以來竊見夔峽之間土狹民貧面皆菜色衣不蔽體非江浙荆湖諸路之比為監司守令者儻能皆勞心撫字無一毫之擾猶恐不能活之況今馬綱之害極重財力必當大困臣濫居牧民之任不敢不以實聞今来茶馬司及宣撫司所買馬每歲計一萬八百餘匹約計二百一十六綱本州若循環起發合用船三十餘隻每隻打造約費八百餘千緡馬船易壞勢須一年一易計一歲之費為錢二萬六千

緡自夔至歸水路二百四十里每綱梢工水手約九十人較一歲之終為工一萬八千人每人口食雇錢約五百文上下水約一十五日通一歲計之當費錢十二萬貫草料批劵亦不下二萬餘緡較一歲之閒費於馬綱者葢十五六萬貫矣本州三縣所管梢工水手不滿四五百人若循環不替所少猶半必當役農民而為之而夔之民力既困如此若又從而役之必有流離轉徙之患本州每年財賦之入不滿二十萬合起上供折估經

總制及官兵請給皆在其内令馬綱之費併於所入之賦雖曰令吴璘管辦豈能償所費十之一二財非天降地出又必取之於民而蘷之民貧如此財何自而出耶以一州推之則一路諸路之困又可知矣況水路正行瞿唐灧澦之險又有惡灘二十餘節水勢湍急濆漩頗多馬性善驚聞灘聲洶湧必致跳躍不可控馭撼動舟船必有覆溺之患臣昨在饒州親見馬綱經過涉咫尺之渡中流遇風十死八九況千里之至險耶若舍舟用

陸則自夔至峽皆重崗複嶺上倚絶壁下臨斷崖行人
攀縁鼓慄汗下遇雨泥滑尤不可行非特有害於人兼
亦非馬之利若欲削平險阻便馬之行非惟重困民力
又恐有害控扼之險非所以保護全蜀也臣所論利害
皆是目見茍坐視一路生靈之困不以奏聞則上孤陛
下任使之意將負不忠之罪矣伏乞聖慈特降睿旨令
馬綱復行舊路以安遠人不勝大幸

再論馬綱狀

臣伏蒙聖恩頒賜御札謂軍機之務馬政為先臣仰見
陛下居安慮危不忘武事修車馬而備器械蓋欲如周
宣復古之時又謂撣駕之役並用廂禁軍貼以吳璘正
兵皆不科擾於民臣又仰見陛下仁心愛民如武王之
不忘遠也又謂田船泝流頗費程限須多作番次免致
稽滯又令臣身率以先共圖成效又足以見陛下雖居
九重之深洞見四方萬里之遠閭閻疾苦無不備知不
以臣為愚不肖不足以備使令戒敕丁寧俾輸犬馬之

效况臣蒙誤恩擢居帥閫固當身先卒伍不憚勤勞然臣螻蟻之誠不敢隱默馬綱改行水路為巴蜀之病臣前已具奏及監司帥臣皆已力言之不敢再瀆天聽若夫擁駕之役易民以兵道路皆知陛下之仁心以臣愚見參以輿議則亦有未便者蜀江號天下之至險與其他水路大不相侔瞿唐灧澦及諸惡灘密如竹節巴峽之民生長於水者以舟楫為家捎濆撇旋敧桅側柂於波濤洶湧之間習知水道之曲折操舟若神猶不免時

有覆溺之患彼卒伍輩自少長黥涅坐食軍門與水性素不相諳一旦强以牽挽必至觸石破碎人馬俱斃無疑矣又三峡東江斷崖絶壁挽舟者無所寘足攀縁而過如猿猱然兵卒豈能為之況宣司正兵皆西人尤不善操舟雖貼無益馬綱之来急若星火州縣既無可以牽駕之卒官吏以獲罪為懼其篙工水手必不免役民以充之雖聖旨不欲科擾於民其勢不得不至於科擾又䕫峡為四川門户長江上游正頼此曹守禦控扼以

壯天險之勢然土狹人希廂禁軍類多缺額諸州每以招填不足為憂重以出戍於夷陵防秋於諸處者非一所存無幾若又役以撑駕疲於往来以無幾之卒伍應無窮之馬綱非惟耗費錢糧妨廢教閲正恐州郡空虛因致意外之患非細事也況茶馬司歲發馬一百六十綱而宣司不與焉除自五月至八月江流泛溢瞿唐不可上下舟航當戒謂之住夏一歲之間可發歲額之馬者凡八月每月計三十綱每綱用三船每船用十五人

十綱為一番則用四百五十人上下二番則倍之為三番更替則又倍之臣所論者一州乃馬綱已經過而目親覩者爾馬綱過夔府一路者凡六州通而計之則每番計二千七百人上下番計五千四百人三番更替計八千一百人若更欲多作番次非惟兵不足用而舟艦亦無臣所治者夔州也夔為帥府係屯兵之地而數猶不足其他如涪忠萬等州廂禁軍多者不過四五百人少者二三百人歸州所管止百餘人其間又有剩員半

分癃老疾病者居其半若盡驅而為梢工水手為一番且猶不足况欲多作番次耶臣愚以為不若且行舊路舍危就安或以山險馬瘏為慮宜於鄂渚漢陽諸處置監以休息之壯者發至行在病者留以牧養水草既便馬必蕃育亦可以為江淮荆襄警急之備固亦無害其為馬政之修也臣非不欲率先奉行以荅知遇實以馬綱行水利少害多他日或致生事上貽陛下西顧之憂則臣誤國欺君之罪不容誅矣况此事干數路所繫非

輕伏望聖慈出臣此奏令兩府大臣議之參酌施行不勝大幸

除知湖州上殿劄子三首

臣聞聖人以無難而畏賢君以無災而懼國多難而天有災此天心仁愛人君以災異而警懼之欲其恐懼修省舉天下而措之安也昔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周宣王外有四夷之交侵內有太甚之旱既天災國難有若不易支持者然堯以帝湯以王宣王以中興者

豈非天以災難啓之一帝二王能修徳以應之耶恭惟
陛下即位以來六年于兹矣躬攬權綱勵精政事雖漢
宣帝光武無以加然天災流行無歲無有旱于夏潦于
秋饑饉薦臻疾疫繼作去歲八月海溢於温死者以數
萬計今歲川蜀荆南赤地千里𤅗遭者天作淫雨害于粢
盛江浙之間被害尤甚陛下遇災而懼遣官分禱蹶決
滯獄減放房緡詔答大臣歸過於己可謂能恐懼修省
矣臣來自遠不知左右前後論思獻納之臣亦嘗有以

修德之說獻忠於陛下否乎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傳曰皇天親有德享有道堯湯宣王之所以應天者葢在乎是臣竊謂陛下宜法堯之盡道湯之自責宣王之側身修行早夜孜孜惕然自念曰天道不遠災異胡為而來哉豈吾心有所未正意有所未誠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有所未至乎忠直者未用謟諛者未去有以害吾之治乎聚斂之臣未斥奸贓之利未除有以蠹吾之民乎議法或失之深用刑或失之過有以傷吾之仁乎旨

酒之嗜聲色之邇毬馬馳騁之娛有以累吾修身之德乎責己以誠應天以實而無事乎虛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蓋言出入起居之間罔不欽顛沛造次之際必於是不在乎區區禱祈祭祀也如是不惟可以弭災難於一時古先帝王之治效功業當復見於今日孰謂災異非天所以開陛下耶臣學識淺陋惟陛下採擇

右一

臣嘗聞先儒孟軻稱周武王曰不泄邇不忘遠是言非

止為一武王設蓋為後世帝王治天下之訓國家全有吳蜀之地蜀去行在萬里遠而易忘臣昨蒙恩出師夔府二年之間有所聞見姑言其大者三事一曰監司二曰虛額三曰馬綱今朝廷但知蜀之重權在宣撫制置二大帥臣爾而不知四路監司事權之不輕也彼去朝廷既遠威福得以自恣傲視僚屬有同皂隸動揺州縣人不聊生監司之中漕臣尤重一路銓選咸出其手非若他路止掌金穀之事苟非其人則州縣受害無所

赴訴地遠之害如此其可忽耶臣願陛下戒勑宰相宜於四川監司尤加精擇務得循良愷悌之吏為之以安遠方不必專取其能辦事也臣在夔門每見蜀之士夫往来咸言西州諸郡困於虚額蓋是積年拖欠催科不停雖屢經赦恩有司不與放免又昔之監司好聚斂者取諸州積年酒稅諸色無名科斂之數以一年最多者立為定額其後酒稅諸色之數不登而有名無實之額常存為總司者以有名無實之數督漕司而不得其實

漕司亦以有名無實之數督州郡州郡迫總漕之威而無錢以輸遂預借民間常賦以充之後之郡守到官欲催常賦聞已預借矣於預借之外又借焉有借及二三年者如邛彭諸州困乏尤甚朝廷知其弊亦嘗有旨減放總漕之臣不能奉行德意而催科如故州縣不堪凋瘵日甚今之為宣制二帥及總領者皆一時重臣名士必能以撫字為心臣願陛下親賜御札俾條陳虛額之弊而速降詔罷之庶使遠方之民復有生意臣至夔州

而馬適行水大為蘷峡諸路之害其端起於吴璘衆人從而迎合之以行水為便欺罔朝廷以求官職臣嘗兩奉御札非不欲率先奉行葢知陛下愛民甚於愛馬而蘷峡之民貧尤甚故不避罪誅力陳其害令茶司之馬自五十綱後雖不經由然朝廷未有明文罷之有一二提舉之臣猶以奉行為名沿江州縣治廐造船之役猶未已臣須速降聖旨令復行舊路罷提舉馬綱之名諸州所差牽挽之兵各還其所槽廐舟船不必修治乃見聖

治之不忘遠也臣又謂朝廷於蜀非特以遠而不可忘今日之所以立國者正賴蜀以為重昔三國之時吳蜀為二家故不能進取中原尺寸地今天以吳蜀全付陛下正是經營天下恢復境土之資今傳聞金人積糧宿兵於境上有窺蜀意蜀天險也非金可得而窺正恐民心或離釁由內起為可憂爾撫綏固結在今日為尤急臣故敢獻其狂言

右二

臣嘗謂君子小人嘗相為消長人君未嘗不欲進君子而退小人也然小人常見用君子每見疏者蓋君子小人之難知雖堯舜猶以為病君子目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當孔顔桀跖相閧於前左右佩劒彼此相笑之際人君以一人之聰明誠有不易辨者况君子直而疎小人巧而佞直則動多忤意疎則不能無過故人主反疑君子為小人巧則能以智術自將佞則能迎合上意故人主反以小人為君子自古所以治少

而亂多蓋由君子小人之不辨也恭惟陛下稟聰明絶人之資行帝王正大之道歴古興亡治亂之迹皆洞然在聖學中君子小人之情狀固已備知之矣然天下所謂君子者或未能盡用或暫用而卒棄之所謂小人者或未能盡去或暫去而復合得非知人之指亦猶堯舜之難乎夫君子小人雖不易知而亦有可知之理君子孤立如松栢小人附麗如蘿蔓君子進必繇直道小人進必繇邪徑往者潛藩二使令之臣竊弄陛下之威福

士大夫無恥而好進者莫不犇走其門陛下赫然震怒奮自英斷斥而遠之天下莫不鼓舞聖德然附麗而進者猶未正典刑唐憲宗既誅王叔文并斥八司馬之徒終身不用元和威令復振號稱中興蓋由此舉今之附麗者初無八司馬之才而惡則過之附叔文者官至微末有若今之竊高位達官者小人朋比之迹固不逃聖鑒宜擇其一二之尤者薄正其罪又取其能自卓立不附炎於炙手可熱之時與嘗言其罪惡者稍進用之如

是則君子小人知所勸懲矣語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之進必以道誼自奮小人之進未有不以利求合者前日朝廷以財賦不足為憂小人遂獻羡餘以求進朝廷不惜名器以美官要職處之諸路監司郡守翕然胥效為剥下益上計州縣騷然民不聊生近者臣僚論列陛下嘗罷一監司固足以為後來之戒然其尤者方進用未已全其大而治其細又何足以懲耶臣所謂君子小人有可辨者陛下第觀其自何門而来以何

術而進因可以灼知其為人矣宰執大臣天下之選固不可使小人雜處其間侍從之臣以論思獻納為職即異日之宰執大臣也又其可使小人居之耶治道在知邪正然邪正難於盡知陛下宜於宰執侍從臺諫之臣精加識擇自卿監而下與外之監司帥守責之宰相可也臣言狂妄惟陛下察之

右三

除太子詹事上殿劄子三首

臣恭聞陛下斷自宸衷首建國本天下相賀以為社稷
無疆之福臣初至闕下聞太子有尹京之議臣竊以為
未然臣聞三王之敎世子也不過教之以禮樂樂以治
内禮以治外俾知父子君臣之義而已成王之為太子
也召公為保周公為傅太公為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
德義師道之教訓未聞其尹京也國朝雖有真宗故事
至仁宗為太子則不然當時左右前後罔非正人養成
仁厚之性四十二年之治雖堯舜亡以加初不由尹京

然也況今天府事繁其所委任之臣未必有如畢士安者使太子裁決事事皆善亦不足以為太子之聰明增太子之盛德萬一少有過差十手所指小人易得浮議傳聞四方所損非細非所以愛太子也大抵太子之職在於問安視膳而已至於撫軍監國皆非得已事也陛下但與之遴擇師友僚屬俾日與端人正士游養成德性相與講論古今治亂之理他日民情吏事不患不知臣願陛下與一二大臣議之寢尹京之議以安國本社

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右一

臣嘗謂官冗之患莫如今日漢唐之時部刺史之職於令為甚簡而事無有不舉者今之監司有漕有憲常平茶鹽則有提舉坑治鑄錢則有提點其職甚備而治不加於昔何也監司之職愈多而州縣之擾愈甚於治無益也邇者提點刑獄增置武臣臣竊以為贅矣且是官之設臣不知其所為者何事也以詳刑之任耶則一道

之使固有其職未見其廢事曰訓練士卒則總管鈐轄路分都監者即武臣之監司也置之而無用廢之而不為闕是官之設豈不為冗哉一監司之建增州縣之大擾也臣竊攷之祖宗雖嘗有武臣同提點刑獄矣至嘉祐則罷之其詔之大略以謂武臣或出將閫或由軍功文墨期會未必深究監司項背適以為煩夫既置之矣而繼罷之知其無益也昔罷之今復置之在朝廷則冗於官在州縣則擾於民則其置之也甚無謂矣臣愚欲

望聖慈斷然察其無用罷去勿置庶幾官不虛設事得其當而人各安其職矣臣不勝至願

右二

臣嘗謂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謂其不可測也況狼子野心之人烏能保其久而無患也哉唐太宗教射於殿廷羣臣諫之曰律不可以兵刃至御在所今以卑碎之人張弓挾矢於殿陛之側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誠哉憂國愛君之言親衛將卒且猶不

可而謂歸附之人信其終無害也難矣近者歸明歸正之將陛下旌其忠義壯其勇略擢而用之日與之親使効其力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固足以見大有為之志矣然天下之人凡有愛君之心者莫不疑焉謂自古以來莫難於用斯人而用之者罕見其久而不為吾患其棄彼歸我心已二矣今乃使之朝夕以侍左右設或不飽其欲其謀之深計之久而心之不能保則將若之何至於斯時雖悔無及臣請擇其灼然忠誠可以任用

陛下素所知者屬之以事權厚之以爵禄勉之以功名亦足以示無疑之意而激其圖報之心矣何必日親之而後為待遇之至哉臣願陛下攷之於往古慮之於將来特加宸念毋憚一時之難從而置久遠於無害不勝社稷生靈之願

右三

應詔舉官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侍從臺諫兩省官薦舉堪

充刑獄錢穀及有智畧吏能各二人並依保舉法

仍限半月者

右承議郎林仁厚學問該通議論近正屢更任使俱

有可觀付以決獄理財必能詳刑節用

左奉議郎新監登聞皷院丁康臣嘗知處州青田泉

州恵安二縣獄訟詳明民無寃訴催科不擾辦居

衆先付以繁難必可倚仗

以上保舉可充刑獄錢穀之任

左宣教郎新知福州長溪縣劉鎮屢吏州縣任使所
至皆有治績明敏之政吏不能欺
左宣教郎新知福州侯官縣林思誠為饒州教官嘗
攝郡幕贊畫居多耿介有守不附權貴
左從事郎添差溫州教授王信素有文學尤通世務
嘗攝郡丞時適荒旱留心賑濟不憚勤勞一郡之
民遂免流離之患
以上保舉智畧吏能可備委任

舉張栻自代狀

准令節文諸侍從官授訖三月内舉官一員自代

右伏覩右承務郎試尚書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學術精深氣禀剛正久居經幄宜賛青宫舉以代臣實允

公議

梅溪集奏議四

宋 王十朋 撰

代越帥王尚書待罪狀

臣聞為臣莫重於守官治獄莫先於奉法苟用法之際或有所失則曠官之罪將何以逃臣伏蒙聖恩出守會稽未到任間有盜發某官王佐母冢亂其骨殖非特王氏一門痛徹心骨臣忝係守臣心實憤之在律發冢見尸者死茲盜之死宜矣有司議法以按問減二等又以

其妄引平人加徒役流當時固疑其情重罪輕有司苐知守法而臣失不敷奏既已斷罪佐弟公衮以寃憤不雪誓不共天手斬讐人自投于府臣與官吏咸義其舉已具始末奏聞且謂公衮奮不顧死以報母讐斬首申寃詣府請罪雖在法有所不許其孝節實為可嘉葢欲朝廷敦奬其孝而特貸其罪也今来給舍奏議以臣本府官吏故縱失刑尚荷寛恩止以失出議罪臣與官吏相與守法者也今乃法失於有司而志行於臣子臣等

之罪誠不可容伏乞聖慈重行朝典謹具奏聞伏候勅

旨

又代上郊祀天晴劄子

臣茲者恭惟皇帝陛下遵祖宗三載故事復行郊祀之

禮並見天地配以祖考甚盛舉也然前期三日風雨晦

冥中外憂之及陛下御大慶殿齋宿羣臣在庭雲陰忽

開天色澄霽用事之夕月星潔明禮畢賀旋愛日揚輝

六軍萬姓罔不懽喜郊焉而假廟焉而享昔聞其語今

見其事臣官居侍從職在近藩咫尺堯天日若親覩其為慶忭實倍於常情萬萬也然天下皆知陛下孝德精誠能感應之速如此臣獨謂陛下孝弟通神明至誠格萬物固不止一日也然往歲郊祀載暘載陰未有天地廓氛日月呈祥如今日之事者玆蓋由陛下比年以来總攬權綱福威自己正塗開闢朝廷清明故德之動天不俟終日天人相與之際其昭昭然如此臣伏望陛下兢兢業業益加勵精新而又新終始如一則天地交泰

三辰著明長如郊祀之日誠宗廟之福天下之幸也臣不勝至願

又代上劉子

臣比者伏蒙聖恩出守于越陛辭之日親奉玉音以東州災傷令臣檢放賑恤者臣仰體陛下惻怛之誠不敢少怠入境之初延見吏民訪問疾苦視事之日首遣僚屬分詣諸邑與縣令躬行阡陌同共檢視咸得其實遂以所傷輕重等級減放其間有保甲初以熟申及秋斂

之際實無所有者與檢視有不盡之處有致詞訴者臣續已覆實與減放既而又得聖旨蠲免租稅以內帑代償百姓歡呼鼓舞莫不以手加額咸謂陛下仁恩德澤亘古所無雖天地父母有所不能及臣又上體聖意將本府所有逋負積年公租私債貧不能償者榜諭人户照應指揮令至来年蠶麥成熟然後理還用是細民稍安流離復業庶幾少副陛下畏災恤民之意無任惶懼取進止

又代上劄子

臣誤蒙聖恩出典藩府適承去秋灾傷之後上貽陛下東顧之憂臣自到官夙夜惶懼每以催科為後撫字為先比緣米價湧騰越人艱食除得旨賑濟及乞糴常平義倉外臣又令八縣官吏躬行勸諭凡有穀米之家不問官户編民但以等第高下積蓄多寡並令發廩減價與官米並糶遂獲廣濟免致失所又自新春以來彌月不雨播種失時民心嗷嗷朝不遑夕臣退思厥咎實由

臣荒政所致因思古人致雨之術每求之於人事間深
慮刑獄有寃致傷和氣遂於今月初六日親至囹圄疎
決滯囚仍分遣官僚徧決縣獄又集僧道輩就府治焚
修凡山川廟貌靡不祈禱臣亦晝夜齋蔬不敢少懈神
明鑒臨果若有感忽於初八日得雨連夕霶霈農事復
興民情大悅夫曰雨曰暘皆陛下聖德所致其膏澤所
及固不止一方而臣喜雨之心獨倍常情者蓋緣臣所
領州連年水旱民不聊生儻更數日不雨則事有大可

憂者今一雨三日有年可期臣與闔境吏民不勝歡欣鼓舞感戴聖恩之至

又劄子

臣去秋陛辭之日親奉玉音諭臣以永祐陵昭慈宫崇奉事件臣仰見聖心篤孝著於羹墻雖堯舜之徳何以加此臣至越之初首朝陵廟瞻望松栢不勝悲涕凡薦祭之物崇奉之具修造之費臣仰體聖懷罔不盡力臣輙有區區愚忠敢不冒死以聞竊見攢宫修造每年一

小修三年一大修率以為常此固陛下奉先罔極之心臣子所宜奉行而不懈也然臣竊謂陵寢所在神靈是依神道貴幽理宜安靜若頻歲修造不無震驚故古不修墓聖人非薄於其親意謂寧親莫如寧神是乃孝之大者今殯宫棟宇已固器用已備松栢已茂陛下崇奉之心亦可謂至矣臣欲乞自今以後不必以三年大修每年小修為拘但令本府常預備瓦木工匠之類以俟不時之須凡遇棟宇或損則更之器用或舊則新

之松栢或枯則補之如是則工役不繁而丹雘常新歲月寢久而陵廟愈安以貽先帝儉德之恭以稱陛下寧神之孝不勝幸甚

又代上五劄

臣聞唐杜牧論兵謂上策莫如自治夫内脩政事蓋自治之策也任賢使能又自治之要者昔漢以汲黯寢淮南之謀晉以謝安破苻堅之衆唐以陸贄濟奉天之難我國家寶元慶歴西夏叛命仁宗皇帝以經畧安撫之

任付之范仲淹韓琦軍中有一韓一范西賊破膽之謡兵不大用而元昊已服令我與金强弱不敵惟當以人才勝之苟得仗節死義如汲黯輩則謀當自寢風流雅望如謝安輩則敵當自退忠謀讜論如陸贄之徒則難當自解兼資文武宏材偉畧如韓范二臣則敵當自服所謂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者也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仁宗尤為宰相吕夷簡所惡斥逐於外及西方用事仁宗思用仲淹夷簡亦力薦之仲

淹果能成功夷簡不失為賢相今邊境未寧正是側席求賢之日臣願陛下以仁宗之心為心大臣以呂夷簡之事為法相與任用天下之賢才以為排難解紛之計仍詔侍從臺諫監司郡守各舉人才勿遺踈賤朝奏暮召如恐不及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陛下之任矣夫猛虎在山藜藿不采國有人焉難當自消自治之術莫大於此

臣恭惟陛下屈己便民和戎福國眞帝王盛德之事然

敵情多詐殊不可測愈和愈驕情態已露夫未至而言常以為虛及其已至則又不及臣竊謂備敵之術莫若通下情開言路昔建炎維揚之難起於以下壅蔽敵壓境而不知倉卒渡江禍幾不救今外議洶洶謂金人有窺伺之心深恐中外壅蔽不以實聞維揚覆轍不可不戒欲乞陛下廣視聽通羣情俾沿邊帥守中外臣子凡有所聞並以實奏勿以張皇為罪切直為諱如是則金之動靜可以備知事之未至可以預備社稷之福天下

之幸也

臣聞財用不足最為今日之患議者歸咎生財無術思得管蕭劉晏之徒用之臣以謂財有限而用無窮生財不如節財省用斯能足用昔漢文帝時有玉帛和親之費然而貫朽粟陳海内富庶者由文帝以敦朴先之宫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故也我仁宗皇帝慶歴間西方用兵壯敵增幣天下亦多事矣而歛不及民用度不乏者亦由仁宗以儉徳化下故於多事之間内不

失治民到於今稱之朝廷自和議以來權臣務為茍安之計凡百用度悉如太平全盛之日中外化之競為侈靡府庫匱乏實此之由往歲陛下焚金翠近又以損名齋親為之記師下以躬蓋無愧於文帝仁宗矣然財用猶不足臣妄意竊謂奢侈之風或未痛革無益之作無名之費或未盡除至若内降之恩未能盡絶名器之假未能無濫宫禁近習使令之數不無過多軍容教坊伶倫俳優之徒不能無非時之横賜凡此之類可省者省

之可罷者罷之䖏節財之要術當今之急務臣又聞唐德宗納裴延齡之奸謀有天子私藏之財號瓊林大盈二庫陸贄諫之甚力謂宜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成其大寶臣願陛下以文帝仁宗之儉德為法以德宗之私心為戒凡天下財賦之入悉歸之户部仍擇知取予之臣以司出納之柄如是則將見粟腐大倉錢流地上上下皆足公私並濟矣

臣聞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又聞四夷不恭拔

卒為將令北敵外侮正是注意將帥拔擢行伍之時臣竊觀朝廷宿將固亦有人顧所用何如耳賢而有重望者可用為大帥以總天下之兵權如唐用李郭之徒頼之以為安危輕重不可止令為一藩帥以泯沒其才其次驍勇善戰者可使當一面如漢黥彭之類亦可責其捍禦之功不可置之閒處至於駕馭之術尤不可驕之爵賞所加必俟有功而後可若任用之初先為之極它日立功其將何爵以加昔藝祖皇帝許曹彬節度使而

不遽與其後彬再立大功方加節鉞卒保富貴為國勲臣臣近蒙宰執傳聖旨除某人為浙東總管令臣待之加厚者如某人亦當令之名將可備急難之用所謂宜當一面者也陛下固已得之矣其它如某人比者尚或有之咸宜拔擢以為閫外之寄至於駕馭之術更乞如臣所陳如漢高之馭黥彭量才而任使藝祖之待曹彬富貴以俟異日庶可以望其立大功亦所以保全之也

臣聞居家者必謹藩籬置皁隸以為寇盗之防建國者

必保山海之險選岳牧之臣以禦外敵憑陵之患今朝廷以江淮為蔽障以守帥為長城江淮守臣比它處為尤重宜於文武臣中擇其才勇智畧可為爪牙者付之陛下親加敦遣勉以忠義資之以糧假之以兵俾其守死勿去則我有所恃而不恐敵有所憚而不敢窺茍非其人則必為敵所輕誤事非少除授之際尤不可不謹又川蜀之地去朝廷最遠尤為敵所窺伺緩急之際勢必不能相應在兵法有攻東南備西北者敵情難測深

恐虛聲在此而屬意在彼臣以為宜增重四川帥臣之權俾其便宜從事遇臨機應敵之際不必請而後行仍選大將屯重兵於外以為急難之援如是則陛下可以寛西顧之憂矣

繳劄

臣違遠清光殆將一歲待罪近甸竊禄無補至若乃心惓惓王室顧雖食息不敢少忘茲者恭聞敕遣大臣出疆道路風傳有如上貽聖慮者陛下焦勞宵旰備見詔

音宣誦之餘軍民感泣況臣忝居獻納論思之職其可以中外為拘喑默不言乎輙以管見條陳五事一曰求人才二曰通下情三曰省浮費四曰擇將帥五曰選江淮之守增蜀帥之權狂妄猥陋冒瀆天聰政猶爝火不足裨日月之光然愚愚忠所激有不能自已者伏望陛下采愚者一得之慮赦微臣萬死之罪畧賜施行不勝幸甚

代王尚書辟陸宰狀

臣叨膺聖寄待罪近甸其所領州號為浙東帥府屬邑
有八山陰負郭而最大近知縣許某到官方及旬浹而
遽死其後任某亦已物故緣山陰係是緊切不可缺官
去處臣竊見前會稽知縣左奉議郎陸之望為治寬平
持已廉潔長於撫字蔚有政聲會稽士民僧道等前後
屢經本府及監司舉留狀牘具存某人今方罷官適會
山陰缺宰臣遂令暫攝職事邑人咸喜臣今欲依條令
辟舉陸之望充山陰知縣以慰一邑士庶之心臣如妄

舉甘伏朝典伏乞聖慈特賜俞允

又代上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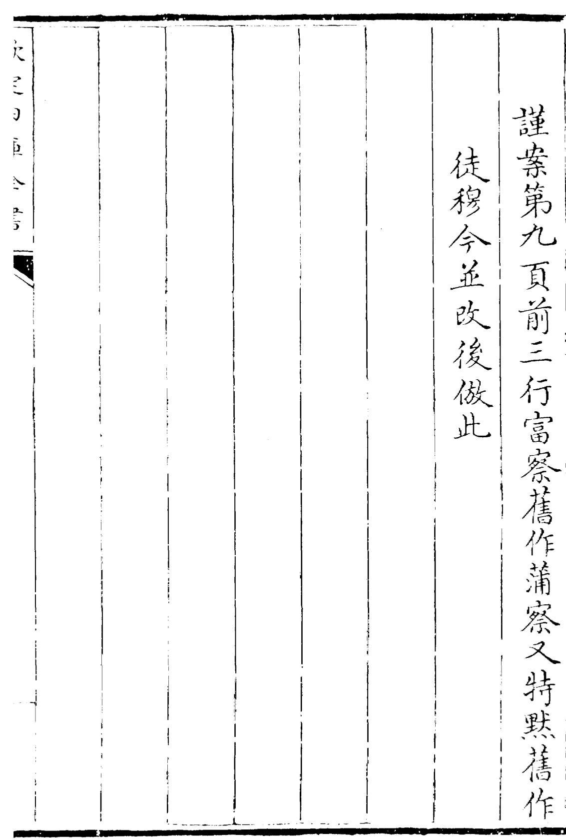
臣恭聞大行皇太后靈駕發引有日陛下遵奉遺誥凡營奉之費悉出慈寧不以一毫病民以彰皇太后仁儉之德四方聞之罔不欽歎臣待罪近甸祗奉寢園雖欲竭犬馬之奉効螘螻之誠而不可得至若邦境所管河道橋梁宿食頓次及一行事務臣已分遣官屬一一幹治臣亦身督其役無敢怠惰者約至十一月初旬悉皆

辦集將來梓宮渡江決不誤事庶幾少效臣子報稱之職上寬陛下哀戚憂念之情臣無任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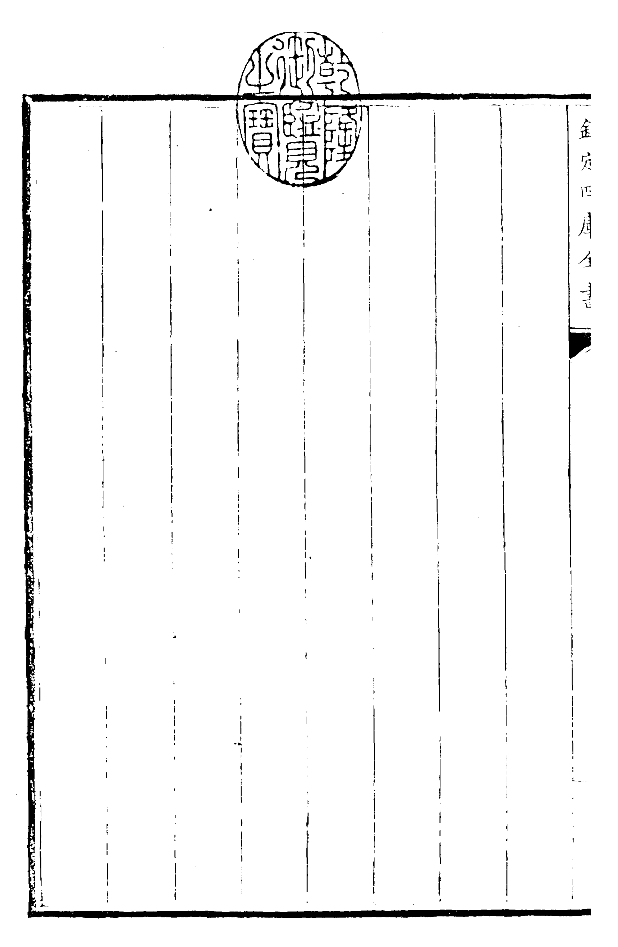
臣竊聞往歲徽宗皇帝梓宮御舟進發之日凡津梁堰閘並不拆毀今來伏准橋道頓遞使報大行皇太后梓宮御舟八尺五寸比舊加大其所過之處城門橋堰勢不免毀臣伏聞行朝臣庶稱頌聖德謂日者奏請梓宮發引利行甲方然毀民居稍多陛下惻然曰茲豈求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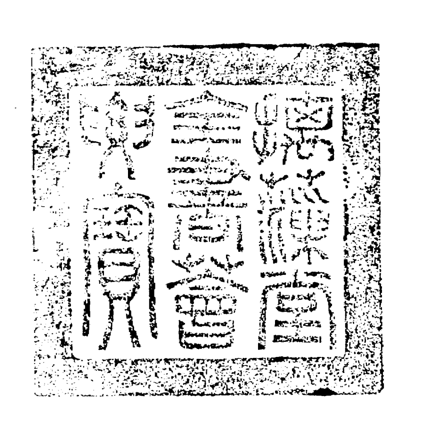
耶乃改行乙方仰見聖心仁孝愛民如此臣庶感激至於流涕臣今欲乞依往歲徽宗皇帝梓宮御舟丈尺之數津梁堰閘免致折毀庶獲仰承陛下仁孝之德遵奉大行皇太后慈儉之訓不勝幸甚如蒙俞允伏乞睿旨速賜施行取進止



謹案第九頁前三行富察舊作蒲察又特默舊作

徒穆今並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王須修